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蓉

謄錄監生臣馮廷賡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四

議開泇河疏萬歷三十一年

李化龍

臣看得河入中原以湍流挾淺土潰溢四出所至則靡從古以為患矣迄於今日施治尤難葢南虞陵北虞運水性無常勢不能必出中道人力角之互有勝負堵塞挑濬歲以為常所謂勞費無已數進其害者也臣自蒞事以來于沿河上下方數千里遂一周視下淮徐觀兩

瀆之合流上鳳泗望二陵之佳氣來舟而遊市城之中逆流而溯決口以上出蕭碭經蘭儀過東長入曹單因之稽隄工脈水勢詢之故老咨之土人乃始知河勢之大凡而得施工之次第也茲謹會同鳳陽撫臣李三才按臣高攀枝鹽臣蔣以化山東撫臣黄克纘按臣嚴一鵬議得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

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為符離河為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於陵無害也第其北扼於山南近於淮尚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

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吕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𦆯路壞非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羣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兹役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資用之工程減以故狂瀾已迴下流復益陵麓雖云亢爽

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為今日計守行隄開泇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惟是泇河之議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為疑乃臣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淍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曹隄壞而無以過繂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黄河者運河

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前督

朱衡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後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所裨計猶且為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也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

可弛叅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䟽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横流而泊鳯泗也柰何夫開封歸徳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何况乎為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柰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泊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泇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

䗶趨餳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治民
魚悔之晚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
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
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突
徙薪於徐而出之罟獲陷阱者也無疑者二故泇河之
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至其分工則自李家巷
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
相淮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徐屬河防運同許一城徐

州知州張執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閘一座滾水壩一座築隄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濟寧道副使傅良諫督率兖州府運河同知汪兆龍清軍同知劉師朱滕縣知縣張鵬翼嶧縣知縣凌志魁管理萬家莊至黄林莊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一分建閘三座又分直河工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

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帶管兗東分廵道副使陳﨑督率兗州府管張秋河通判許仲謦沂州知州王許賁縣知縣董三遶郯城縣知縣陳鬻生管理黃林莊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邳城紀家田家集共七十里舊河深濶免挑幷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滚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淮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邳宿河防同知許從坤揚州府

管河通判趙性粹邳州知州周世臣管理其單縣幫修大行隄北面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埽長二十四里該兖西道叅政來三聘濟寧道副使傅良諫督率兖州府帶管黄河通判許重譽曹縣知縣成伯龍單縣知縣屈允高管理以上五工總責成曹河道按察使汪可受會同司道提調往來稽覈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當以次徑行無容瑣瀆大抵河之所來蕩析沈浸為害非常河之所去膏腴肥美為利亦非

常年來拮据無已北移之南南移之北河之害一治河之害十河之害有補治河之害無補河之害止在河沿兩岸方數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直省方數千里不止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運使河不得北近且又恐傷陵使河不得南南北迫陿幾無藏身之所蓋徐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泇河既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陵臣以為自此以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隋隄中間蕭碭豐沛城郭所在各高起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于其中每

年相度水行何方但蠲其租入而賑以銀穀計費且不及治河之一二而他所省且復不貲此為不治而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北隄終有齧隄梗運之虞則請以俟來歲倘其時和年豐而民可使耶則無難大挑濁河以開中路不憚一勞足收長利倘其天災人害而民難用耶則不妨死守行隄以救目前雖乏遠略亦弭近憂至於司道所稱泇河下流由嵎頭集經落馬湖北岸至宿遷盡避黄河諸險事亦可行當為後圖倘異日財力有

餘再舉此役則運道所經黄河者不過入海二百里之安流耳彼其强弩之末力何能為斯亦國家之上事已除將應開應濬河道地里繪圖貼說明白另封進呈聖覧外緣係决河驟挽非易運道艱阻可虞懇乞聖明俯從末議亟開泇河酌濬故道以濟新運以拯災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　疏入得旨該部知道

遵旨備陳河工疏　萬歷三十二年　李化龍

臣看得河自去年决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

漕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於鄰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泇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黄葢謂併力於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於穿漕蕉以分黄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於害運葢臣之分黄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間衝刷倍於原挑分水已及五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值南陽之漕隄可治即李家口之運道可清一了百了矣葢臣之塞決祛民災

也亦以保運道也當其時使臣得力督於上諸臣皆併力於下夫料如雲畚鍤如雨埽急逼水水急刷河半借水力半借人力時月之間築壩塞決茍幸竣事申嚴北岸三隄之守使其游衍於蕭碭百里之間何全河之不容何全害之不可去哉不意臣以家難不能督工諸臣以臣不在工各有懈志遂至以衆為政百不如法物力不齊工程不速挑淤不淨守隄不堅始以張采莊之淺終以單縣隄之決水落河淤塞終難就工遂為不了之

工局又為不結之局矣當其分水自七月之終以至九月之初白浪滔滔分流南下即決隄以後水猶匯湖而下上灉無多魚臺城池南陽運道居然無恙而環豐城以達於沛境已得平土而居之自非漲有所分何以害僅止此則分黄之於保運固未為無補未為非策也惟是河行隄北終非久計再淤再徙害且叵測臣不得不為漸不可長時不可失之請而陛下且有經畫料理以待新臣之命矣臣疏述草土何宜復預河事而時已入

冬不敢不移檄責成以俟後來今據諸臣會議若謂塞決之工雖及强半而全河之淤已減初形且時入冬水已落矣無復衝刷之勢矣不挑而塞則有逆行之患即小挑而塞亦有別決之虞且議河者最難畫一防河者最易推諉若開河不大將來數百里之間一隄失守且借口自解矣故不得不議大挑也議錢糧則以四十萬議人夫則以二十萬初議請之內帑又以為不得已之計葢知左藏之儲非可以幸得也再議復河夫之額做

助夫之例又以為民窮財盡非所忍言蓋知災疲之民非可以重困也於是不得已而較量於行運之難易更以治洳為緊著若將以緩急分先後者夫今黄河起溜回空糧船及官民船隻又皆由洳以行然皆由連汪湖出口耳明春黄更溜湖且涸則無洳真是無漕矣故直河改挑支渠也王市添砌石閘也大泛口之治溜彭家口之治淺也真急工之不可緩者臣已檄行司道劉不息梅守相汪可受卜汝梁等分工併作矣不寧惟是即

南陽連隄臣亦檄行司道李之藻傅良諫等勘估修整
矣倘諸臣各暨厥心力年内外竣事則明年運事尚不
至於無漕總之所難仍在黄河之工耳盖黄河者臣難
之新臣亦難之何以言臣之難也夫錢糧至四十萬人
夫至二十萬亦謂非常之原矣臣即經畫料理千百其
方終不能離喪次而之河濵也今尚未有措處然縱使
有處何以興工夫目不親為閲視倘一有錯誤則四十
萬金皆為虛費矣身不親為彈壓倘一有譟呼則二

十萬衆皆仇讐矣興工至此害豈但河故曰臣之難也何以言新臣之難也夫治河者荒度于野集議於衆移咨于遠請事於朝冬初而作春盡而罷乃為及時乃不廢事今臣已不能出門一步矣時已入冬行且及春新臣此時猶未點用何時視事何時閱河何時議工何時請錢糧何時集夫役盖冬前不至則大挑已無及春前不至即分水亦不能故曰新臣之難也夫不獨黄河之難也即運河之工業已紛紛制作矣而總河之臣不一經目

不一措足羣情何以鼓舞人心得毋怠玩倘至誤事便是無漕故運河之難也與黄河一也總之以臣尸居其間而新臣不至耳故臣不得不為經畫不為料理以仰副九重之命臣又不得不備述其難急為之請以免墮誤兩河之工倘新臣以此時用以年内至亟為相度早行陳請或夫料湊手急大挑以回狂瀾于既倒也則一勞永逸尚可以收平成之效于目前或時日無及姑分黄以俟水勢之自定也則休養生息亦可以需子來之

勸于後日不然躭延日久玩愒愈深豈惟黃河無底定之期即運河亦難保無稽遲之患矣為此據實上請伏乞皇上亟黜新臣早來視事竝乞敕下工部復請將目前現做工程責成該管司道上緊趲做如致誤事責各有歸則河事幸甚臣幸甚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時政疏萬歷三十四年　沈鯉

臣屢疏乞休未蒙俞允柴然一軀病伏牀榻感時觸事不勝憂國之念將終緼而不言則恐一旦長畢目且不

瞑故昧死一言然猶囁嚅累日而後敢出諸口也何以
故臣老臣也事在可緩必不敢輕易進言以自取周章
之議又帷幄親密之臣也言在可已尤不敢激昂立論
以輕攖君父之心惟臣今所處之地乃關係民生休戚
國家理亂而又適際中流急渡之時夫是以寧逆人主
之顏而不敢緘默取容為燕雀處堂之安也請敬陳之
臣聞治天下者貴審勢今天下時勢何如哉天變於上
人離於下駸駸乎有亂之形矣不及今尚可為之時而

主臣一意百倍勵精將朝廷號令政事力加整頓何由易危而為安轉亂而為治譬諸醫之治病而遇十分虛損之人非以十全大補之劑能有起死回生之效也乃今猶泄泄然視之而徐徐焉圖之者豈以天下本無事而臣言不足信乎臣老誖誠不足與慮天下事其言誠無足采取也而在朝則文武諸官亦盡懐杞人漆室之憂不但臣也在國則農工商賈與庠序學校之士出議於巷入議於室者又不止朝臣也即在採榷中使亦

尚有五六老成不忍見民間疾苦者玆所謂左右近臣不比於外廷疎遠也在勲貴戚畹與國同休其憂國視常人更切也在藩服則又有天潢之派以山河帶礪之盟而欲傳百千萬世與天壤無極者玆所謂同姓一家又不比於勲戚異姓也皇上試以其兼聽並觀之心而倣古設鐸建鞀之意或顯詔以求直言或密察以觀輿論詎不皆憂臣之憂道臣之辭乎即口語不能皆一直婉或有不同其孰敢保天下終無事乎夫内外臣民人

人皆有憂亂之心而備亂猶可不亟乎猶可不申嚴號令以振作積玩之人心猶可持諸司章奏留中不發發而不以常期乎猶可使諸司當事之臣日有補牘之繁人有掣肘之苦而不得自舉其職乎猶可使中外衙門無處不有缺官無官不是權管而因以慢令致期誤民誤事乎猶可使海內賢才一一皆老死林下而見謂無仁賢之國乎猶可不照常行取補足臺諫以自廣大其聰明乎猶可使天地不交股肱失職如日行陰霧中而

不見陽光如常處嚴冬時而不行春令乎蓋自古憂國之臣未亂而言無其形也常苦于言之不聽既亂而言形已成矣又苦於聽之無及夫與其聽之無及也則寧備而不用乎昔唐德宗時海内殷富天下宴然過今遠甚一朝變起遂至乘輿播遷幾不保其宗社此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事及廣德元年十月幸陜州事也一展卷可知矣唐以前宋以後覆轍相尋有甚於此者臣不敢歷歷言之矣夫天下皆知其將亂而至尊居九重之

上不見不聞臣實有不忍者故輒敢盡言之語云賜不幸言而中臣惟願所言之不中不願其多言而偶中也蓋臣既不能借青蒲一膝之地以吐其一腔忠赤又不能剖心自明而所憑惟紙上陳言倘天鑒終不可回臣終亦無目可瞑矣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名還言事諸臣疏 萬歷三十四年 姜士昌

臣竊見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輿論無不快一

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玷天下林居貞士與已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建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彦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為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于已所欲為所欲用者又無不可寘力而得志所不欲

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劾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旣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誤臣以為輔臣若一貫憸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為皇上正言别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

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讐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名顧憲成章嘉禎等一㸃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録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名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名復以為盡忠發奸者之勸至于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

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為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陳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陳鳴岡饒申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桂洪文衛等于南京亦

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戍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葢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説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黄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為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　疏入帝怒鐫士昌秩

乞休第二疏 萬歷三十六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惟臣求去之意誠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能安處下情未伸愈增鬱結憂愁困苦生意槁然即欲扶病入直而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庶官曠矣職何以修計臣問臣曰邊軍譟矣餉何以處臺臣問臣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即臣自忖自思亦不能

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臣乎人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
後言矧合天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急至危之事
盡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疑端一啓則猜度滋多
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同官既已堅臥而欲使臣以孑
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顧影無侶呼天無門臣誠莫
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報主酬知臣待來世
惟望皇上哀臣憐臣亟賜臣歸臣即身先朝露敢忘聖
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方今國家時事多

艱正賴卿協贊匡濟豈可恝然求去宜即出入閣辦事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乞振朝綱疏 萬歷三十六年 周起元

臣仰惟皇上臨御以來英明果毅一號一令悉禀裁奪自以為無太阿倒持魁綱失馭之病矣近以靜攝日久百凡庶政有漸流於下移而莫覺者夫蔽明之奸行于下而不覿之名歸吾君甚可痛也臣不敢瀆引謹以二三時事諸臣所焦舌而陳者申之近者賢令李嗣善蒙

釋人人加額至若湔朝薦等救萬人之命功在嗣善上

而梁永等戕萬人之命罪又浮於馮進朝乃嗣善獲宥

而朝薦長囚則以進朝而波及嗣善也罪閹不付廷理

是以恩綸垂渙而中寢也則朝薦等之不獲宥盖皇上

之左右幽縶之也然而禁良令之名則皇上受之矣舊

制駙馬體統甚隆今駙馬冉興讓以被辱逃已蒙顯罰

顧婦寺負辜未聞重創公主不能以保其夫天子不能

以庇其女煬竈售奸其何疑焉是興讓之覆兗莫照盖

皇上之左右壅抑之也然而辱戚臣之名則皇上受之矣今以四海之蓄加以礦稅之括入三殿箭樓久乖龍見之期累年不得報竣何也良由大工未竣壘胥家于是貪璫家于是稅使又幾幸以免掣而家于是乃别立一種忌諱邪說以默聳而逗遛是工役之不得早就輪奐也皇上之左右因此以為利也然而廢朝常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放棄諸臣批鱗者不罪觸權者永錮竄竄

皇上原無成心第廢臣鯁直之性多為奸璫所恨在廷

一二宵小圖報效於權門者又從而媒蘖焉是以有偽學之牘有說事之單大察有林下黨人之款又慮臺省中為之發憤而明其不然則先設依傍之名目以震懾之甚且造為蜚語曰攷選時某人推轂某欲科即科欲道即道不惟布之道路且明告君父使人憂讒畏譏不敢昌言昭雪而護持正人者日益寡一任披攉殘蹂躪莫敢誰何而後愉快又廣為之挑怨一切不得于輿評者皆歸其禍始于草野曰是某林下所搆害也如湯賓

尹者其跡已見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是以怨毒益騰而忌且怒之者日益衆護持既寡忌怒又衆即大小臣工虛心旁觀者漸至熒聽且咎諸賢之不隱鱗戢羽而為此孤憤也是以正勢漸孤又有奸人陰通於禁中安排謗訕而中止之是廢臣之不獲賜環也蓋皇上之左右挫遏而沈淪之也然而錮忠良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此數者皆叔季苟且之紕政非熙朝所宜見也皇上清夜思維必不願被此名今皆冒而行之貽之臣庶垂之史

用天下後世以皇上為何如主然實非皇上之本情由
左右近習為搆鬭或于酣樂之餘為有心之蒙蔽或以
閒暇之際為無心之簸弄歲月浸淫落其術中而不覺
久之且習為故然矣伏乞皇上收攬乾綱釋湍朝薦等
於囹圄加楊應吉等以刑治大役立限報竣淹滯盡賜
振拔此不過頃刻一轉念而叔季紕政變而為熙朝盛
事天下後世稱英君誼辟必歸皇上矣臣一念樸忠忘
其忌諱補牘陳言仰垂清覽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宮僚徑去揭 萬歷三十七年　葉向高

臣伏見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留印而去臣不得不為奏聞竊念臣子進退當候君命近者挂冠徑去者已多雖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無所逃矣但杜門經歳哀請頻煩九閽泛然終無一報固從來

未有之事也進旣不可退又不能拘縶縶維無所倥詐亦從來未有之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羣臣今日諸臣望皇上之體之者切矣皇上以爲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然彼窮迫無聊自甘逖罪臣子不足惜而其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爵禄人情所甚愛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令使人棄其所甚愛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省覽至於馮有經之送印辭官併望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奏入

帝不納

請革解紬白糧積弊疏 萬歷三十九年

徐必達

臣于十月十四日接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惟任揭為江南重役未蘇上方玉食難緩懇乞特申功令以恤民艱以便趲運事內言東南小民解納白糧之苦詳且悉矣臣詳讀而細分析之內有屬於起運之弊者則漕臣得而禁之如大戶派兑有宦戶之拖賴搧揚驗包有官役之需索雇覔船隻有舟人之攬騙告領水脚有吏

書之扣尅及押運官之索騙渡江過淮之遲延皆漕運御史所能查禁者即張惟任所謂處置調停立法革蠹無敢煩廟議者也又有屬於收米之弊臣寺得而禁之如廠倉之堆垛倉役之勤索搬運之狼籍使費之侵耗則臣寺管倉之卿丞皆能查禁者亦無敢煩廟議者也至於軍先民後之故套皇店皇木及黃馬水殿官座等船之挾詐淮安通州盤驗之阻滯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攫金盜木之陋習則漕臣難以施其禁臣等

不得預其事不得不仰懇天威而嚴爲禁革何也軍先民後朝廷原無此令原因軍糧船九千餘隻其勢盛其人衆白糧船不過數百其人少其勢弱以衆欺寡以强欺弱勢所必致且軍官武猛多縱容軍卒以圖索騙遂成故套不知白糧乃玉食之供各宫之膳其視軍儲之糧尊卑輕重蓋天淵矣安可以軍糧船而先于白糧船乎皇店皇木黄馬水殿官座等船雖皆屬于朝廷而所載貨物不甚多原與白糧船重載不同且河路狹窄止

此一線之水彼駕船運木皆驕夫悍卒藉屬朝廷駕言上用不容白糧船先行必需索重賄方許其行一近其船即稱磕損勒要賠補小民唯唯不敢申訴此挾詐之所由興也淮安通州皆闗隘之所恐有夾帶向許盤驗但官不自驗委之下吏廵攔之夫明知其無夾帶必需索足願方放過闗此阻滞之所由病也至于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加二加三聞各倉屬于此門者有之而非臣寺諸倉之弊此四等之弊皆漕運御史之所

不及禁臣寺之所不能知惟仰天威赫然嚴示白糧船乃上供玉食宜先於軍糧船不許軍糧船壓之在後仍行漕運御史製成憲牌上刻奉旨白糧船在前軍糧船在後不許攙越違者重治數字無論軍民船隻各立牌一面則各船官軍方知畏懼而不敢仍稱軍先民後之故習矣皇店之貨皇木之牌皆非重載速行之差不許阻當白糧船如有阻當許漕運御史及地方撫按官拏究則挾詐之弊可塞淮安通州二關驗得白糧船無夾

帶即便放行不許耽遲時刻仍嚴行户部轉行各關部
臣禁戢下役毋得指稱查驗刁詐留難或以白糧船既
載糧米難以夾帶亦可免其盤驗則阻滯之患可免至
於北門收米人役如有索常例講鋪墊等弊許運糧人
等訴告于巡視衙門參提重治則騙害之端可息此皆
仰仗皇上之威靈獨斷而非臣等所能為力者也又照
得軍運之船必待舊運船回方能兌新運之米若民運
之船則在在皆有人人可雇不必借于舊船而吏書作奸

通同經紀埠頭受人囑託豫指某人之船受其雇值利為已有及至見米船尚未到即欲追退其值而託辭趕船棹臂逃走矣一幫之内一船未到别船俱不得行一府之中一縣未完别縣俱不得發此起運之所以遲而軍船或得以爭先也近見張惟任牌行有白糧府縣以雇覓船隻俱要見船立約交銀裝載勿許吏書積棍把持作奸指虚舟而延夙害違定限以誤運期如有仍前積蠹該縣不時揭報以憑拏治吏書坐贓究革等因

誠得草弊之源速運之要以後郡縣永永遵守一應白糧船俱限於十二月內發運則軍糧船俱在後不得與之相爭自無阻滯之患張惟任所謂横舟黄流望洋無策覆溺虞危沍寒守凍買車推輓搬運狼籍之弊無自而有矣其巡漕御史尤當先一年內八月間即領敕出城料理運事斯來歳不患乎倉猝而難措此則先時而執其機不惟民運可早而軍運亦可早而過淮不出三四月之外矣此又在於都察院之早題請而皇上之早

俞允也蓋一速而萬事俱速者也又查得軍運船回空其遲速責在押運把總與各衛指揮千百户今則收糧一完繳有薦疏各官即輕騎先歸而回空之船任其優游於天津淮德之間賣梔篙以充朝夕而聽其船之沈於泥沙且並其板而賣之船既不回糧何由兑須嚴責運糧官押令空船俱到方許回家换班不則仍行黍究庶乎空船得以早回而新運不敢誤事縱之惟漕運御史早出國門則軍民之糧均得早兑此又探本之論先

事之要策也　疏入得旨户部知道

乞裁藩邸求請疏萬歷四十年　周起元

臣接邸報見福王一本為比例懇乞賜給鹽井茶銀奉聖旨著查照潞王例行該部知道欽此臣竊嘆福藩之拙于自謀陛下之薄于愛子也陛下以天下為家未有不保其民而保其子者福藩之所為邀恩寵而算錙銖者亦既不遺餘力而攘利矣猶覬及四川之鹽井再試思今日四川如何景象乎播土征魂尚作春閨之夢建

昌戍血復染瘴草之煙水西伏戎時露跋扈之形衆豕入苙每懷走壙之想蜀固羸國也天未厭禍又剥利以佐災無乃不可乎頃者皇太后遺詔蒙陛下推廣孝思加惠四海維二三老臣曾蒞蜀者力陳鹽課之累是以恩詔鹽井有課無井者著撫按官議豁蜀人方引領望澤而可頓壅德意乎夫陵谷尚遷徙無常鹽水歷幾時而盈竭異又歷幾時而鹹淡異非永永濬於不涸之源也井敗課存竈户之賠納不堪相率棄業逃亡矣賦

額且不能取盈往往派賠州郡以足京邊之需彼土之官自撫按而下莫不計露於捉襟而籌窮於借筋矣潞府之例舊稱難支福藩之富無容再益前者求開鹽廠今者復求鹽課長此不已意欲何極將扣之額徵之內乎抑增之額徵之外乎扣之則軍國餽餉之需歲有常數不可虧縮也增之則巴蜀罷敝之餘倍算加緡人必不能輸應也况陛下聖子神孫振振方興今日引潞藩以為例他日必有引福藩以為例者陛下又將同之以

概為賜乎抑異之而靳其子乎異之則等屬天潢之派未可厚薄視也同之則盡括惟正之供又未必足為宗室贍也臣竊謂福藩之規規此請也于殖貨則利于德義則愆陛下之沾沾此愛也于私情則牽于法制則違夫素約之家常有餘饒兼并之室日懼不給何者奢儉之致異也計福藩所入不為不厚矣以好善為樂則保有令名以節嗇為實則永不乏匱陛下何不裁之以義教之以儉俾知國家有一定之賦分封無濫乞之規事

必師古法以制情不以反汗為嫌收回成命則福藩沐
皇上之慈愛更倍于錫予之恩其為子孫黎民之利不
亦溥乎臣又有請焉一人作法天下之則也凉貪之弊
其應不爽陛下年來務鳩聚而廣誅求藩王象之又何
責焉願皇上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國用為散財發
粟之仁捐貨利之私行見風聲一倡臣庶景從天子不
言有無而諸侯王敢於言多寡者未之有也此躬行之
效身教之說陛下誠能俯採臣言翻然更始則薄海內

外戚仰聖明毓德於青宮者將習睹節用之規而消欲賄之萌況屏翰于列藩者其敢聽宵小之謀而恣無厭之請哉臣區區上陳不勝屏息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稅監高寀疏　萬歷四十一年　周起元

臣謹奏福建稅監高寀素行貪殘甚于別璫歷年海商一切貴重美麗竒巧之珍百入于寀與參隨未必一貢于朝廷臣生長其地耳而目之乆矣谿壑既盈虐聲乆

著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狼噬尅削閭閻殫膏竭髓皇上取用各項物料即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予值而冢剝剝樓船連舸接舳揭百尺之桅檣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槩欲白沒彼市鬻貿易之夫挾貲幾何令一旦盡付烏有誰能甘之相率控取白無足怪何乃簡梟雄以作威陳利兵而相向揮刀戮二十餘人又放火延燒二十餘家越日披堅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于轅門撫臣袁一驥節制一方寀不能遂其竭澤之貪

夙懐忿懥按劒要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吕純如捋虎鬚以觧戹寀復留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税監最貪最狠最毒如髙淮梁永陳奉孫朝楊榮輩曽有殺人放火節鉞要留方面如寀之大逆不道者乎臣讀撫按疏揭衆以鄉人見聞不覺髪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邢洪持兵罷于禁地盧受假虎威于票擬皆漫不處分今寀又見告矣所當亟行兩觀之誅用雪萬民之忿非僅撤回械鎖可以了事者臣聞省會人情洶洶莫不欲得寀而

甘心焉賴巡方與在事諸臣安輯撫綏幸未告變臣恐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起於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乘以生心家粉骨不足惜皇上豈善為社稷計乎家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領家以累年之括搜抉百萬蓋藏出其珍玩綺縠歌舞角牴享用作樂之剩貲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于寬政倘一遂其奸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示之臣庶昭之史冊虧累令名豈淺鮮哉　疏入帝

不納

劾三黨疏 萬歷四十一年 李朴

臣惟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為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

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亓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為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為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為亂政明日目為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

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黄克纘贓私巨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獵爵如趙煥猶為之營護為之稱究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疏入帝心善之會葉向高方從哲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謩
謄録監生臣馮廷賡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五

乞休第六十一疏 萬歷四十二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臣八載備員孤蹤獨立荷蒙皇上寵眷恩私隆天重地近世所無言雖不盡用而不可謂不用事雖不盡行而不可謂不行人言愈起而信任愈深求去愈殷而慰留愈切君父之於臣子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臣私衷感刻真口不能宣筆不能寫千生萬生變為犬

馬以謝皇上猶不能報也茲當萬壽聖節臣杜門日久
本不宜赧顔復出但情不能已於今早勉强同臣從哲
詣仁德門叩賀禮畢之後臣念自此永無再到宫門之
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皇上累年養育之厚恩一
以伸微臣遠離闕廷之私念伏望皇上察臣微誠成臣
素志更勿以温旨留臣即賜俞旨放臣歸去使天下人
知今日朝中尚有奉旨去國之大臣而臣之蒙恩於皇
上終始不替如此君臣上下皆有光彩何幸如之臣謹

於私寓恭候數日至於不得已而效尤二臣是臣之罪而非臣之得已也臣不勝冐昧懇切惶悚之至　疏入得旨覽卿奏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但閣務繁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道南至日即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既念朕恩當思終始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尤徑行不候朕命既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遺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忍乎尚體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

劾惡璫辱官剝民疏萬歷四十二年 王紀

臣看得驛遞之設原以供命使之往來非以供寺人之魚肉自中使四出而遺遞之膏血盡矣孰意又有狂悖不法如李永其人者按永不過一掃除賤役耳營得押船一差鳩聚四方亡命大逞聲勢擅作威福懸挂龍旗妄僭天子之仗偽造印信竊弄人主之大權而攜客以至千餘得銀豈止萬計惟圖夾帶以射利罔顧明禁之疊頒至甚陵轢署官搶奪縣印勒金取贖則與强盜剽

掠者何異墩鎖驛夫非刑弔打借銀赴救則與暴寇殘虐者何殊葢廣文卑秩也猶是朝廷之命官驛夫賤隷也誰非朝廷之赤子一旦橫被李永呑噬至此真貉猺中之豺狼人面而獸心者也目今福藩之國人心驚懼若不誅一永以謝天下則後之為永者將不知其幾而迨遞千里其橫遭剝削荼毒之苦又不知其幾千萬家也至於把總金廷貴指揮楊惠楊應吉身奉公委藐視刑章助桀行兇敢造逆天之寃業如虎傅翼大張食人

之爪牙貪殘異常法律何逭神棍崔見吾陶左川劉充子等流毒肆虐藉勢詐財歷訊已明詎宜漏網除臣等移咨南京兵部先將金廷貴崔見吾等提問正法另行奏請外伏乞皇上垂憐郊圻重地疲驛苦情敕下法司將李未嚴拏究問依律追贓庶刀鋸餘人上不敢輕蔑天憲下不至播惡小民而窮困驛遞亦可以稍寧矣為此具本謹題　疏入帝不納

劾趙煥疏　萬歷四十二年　周起元

臣惟皇上御極以來於言官獻替雖罕採納而輒多優容惟觸權奸巨姦者其敗不旋踵其錮終身忠臣義士扼腕久矣謹按吏部尚書趙煥虧喪大節難以縷陳今營據要地結權璫而招黨與遂總憲而傾善良借事誅鋤兇險狠惡近日倒推孫振基等三臣皆惡其異已一時芟盡此三臣者非有玷官常干清議而獲罪於皇上也特以議論異同居恒建白詞多與趙煥相觸犯煥恐終不利於已而急修嫌怨豫為翦除以侥倖長竊柄

耳倒推一事明旨令科院從公擬議而趙煥獨擅雌黃

略無顧忌是煥之權尊於皇上也乃幸然以職掌為爭

則吏部侍郎方從哲不由會推徑竇蹴進顧未聞敢爭

執半語何其蓄縮於大臣而狠毒於小臣也鮑應鼇起

廢謫籍清貞端謹薰蕕不同宜遭煥忌謂不當以祠部

改銓似矣乃科推正閏自有往例任意轉移巧用猾手

何其苛求於賢者而通融於所暱也有科臣周永春亓

詩教為之畫策有司屬李養正郭士望為之布網彼皆

度皇上待大臣有禮不輕呵譴遂敢蔑明旨而弄威權
遂異議以固爵位夫議論原有兩端雷同誠非國福在
皇上尚容臣下盡言以參酌是非之衡在諸臣亦誰願
因殿上之爭而自傷和氣趙煥不能擴大公以秉衡渙
小羣而事主乃挑彼此之鬭以收一網借言路之攴以
營三窟雖自恃羽翼堪耐彈抨恐公論久而澄清豪傑
代將輩出雖有善畫三策者無能為煥效一籌矣倒轉
何足為三臣辱特臺網自此廢墜權釁自此縱橫長此

不已將令言官俛首喪氣盡折而入於權門羞㷔朝而譏青史臣臺臣也豈能坐視臺綱決裂默無一言以希全禄位哉伏乞皇上敕下三院九卿科道會議如果趙煥植黨擅權埽滅臺規違旨報怨即立賜三臣仍入班行以櫬訐謀而肅憲紀若臣所奏不實即將臣與三臣同罷以謝趙煥臣雖抱膝邱園有餘榮矣　疏入忤旨坐停俸

極陳時弊疏萬歷四十三年　　熊明遇

臣竊惟春來天鼓兩震流星晝隕地震二十八天火九雨潋女妖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黄河水稽天太白經天輔星湛没熒惑襲月金木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恒風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説進今内庫太實外庫太虚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黄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

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釿斁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黙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搆之口甚于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

事可不寒心哉　疏入帝不納

特請蠲賑疏萬歷四十五年　　王紀

臣惟天災流行何方蔑有未有如畿南三四年來旱蝗疊見至今日而益甚者也追維四十三年大旱僅亞山東幸皇上發米十萬石以賑救之凡今日孑遺之民皆君恩之所留也次年春夏又旱二麥一顆一粒不收者十之八九秋禾稍稍暢茂却被蝗蝻蠶食幾盡小民望今年二麥之熟不啻以日為歲誰料天不悔禍災沴相

尋未已乎去年三春無雪自春徂夏五月不雨蘊隆蟲蟲如惔如焚河水少溪澗斷流真是赤地千里比前酷烈更甚矣臣方雲漢之是憂而飛蝗突生適與之會整若行陣疾若風雨所過殘毀不盡不休誰其尸之羽孽與旱魃爭出肆虐昊天上帝似乎有意以降喪亂者矣頃六月十三纔得透雨已後時矣即今煢煢小民餓者餓逃者逃二東奇禍轉眼再見此時此際欲勸輸而閭閻懸罄矣欲議賑而倉庫若洗矣諺云巧婦不能作無

粥湯餅臣又安能神輸鬼運以活此百萬涸鮒計惟有
哀號皇上速沛浩蕩之恩而已一切恤災事宜謹會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毛堪劉廷元開列上請伏乞敕下
戶部再加查議覆請臣等遵照施行一曰發帑金邇來
內帑之請臣子諱言亦淺之乎窺皇上矣不嘗以中州
大饑發三十萬山東大饑發二十萬乎況三輔根本重
地非二省比嗷嗷待哺之民不下百萬何忍令其顛覆
溝壑竊謂欲急救民命非十萬金不可夫十萬盈數也

合之似稍奢分之則無幾皇上自為根本計諒必不惜此阿堵矣不然愁怨之民心一散急難收拾瓊林大盈有不為大盜積者乎孰若善散之為愈也一曰發倉米畿南饑饉薦臻民不聊生久矣頃復遭此奇災家家懸釜待炊斷非升斗之水所能活也前歲皇上曾發米十萬石一半賑濟一半平糶今歲之災更甚於前臣亦不敢望之太奢只如前歲發臨德二倉十萬石盡為賑濟足矣此一米也以朝廷視之直滄海涓滴耳而散之民

閭粒粒皆續命之金丹也豈其有愛焉一曰留監稅夫榷稅算及雞豚是手實之法也臣甚為國體惜罷之是矣惟是今年已征在官者計一年不過四萬三百餘兩半屬彙觧内帑長物也進之祇益朽蠹留之足起溝瘠輕重已自較然况斂於民者還散之民寧獨全活飢莩抑且立收美名矣何惜此錙銖而戀戀不忍割也臣竊謂留之便一曰急蠲停夫帶徵之法從來已久况當九邊呼庚之時臣何敢輕議蠲停然實非所論於畿南也奇

災之後更有奇災嗷嗷飢民即本年京邊尚有鬻妻賣子難完者若并責之九年帶徵縱敲骨吸髓必不能完徒有驅之死且逃耳至於死且逃將并本年現徵亦悉化為烏有矣其爲利焉合無將四十年以前帶徵盡為蠲免四十年以後帶徵暫為停徵俟明年大熟仍照舊帶徵庶國賦民命兩不相妨計無便於此者　疏入帝從之

再請敕書關防疏　萬歷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伏處田間耕食鑿飲為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皇

上過聽羣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遼東宣
慰軍民比及在途又蒙有催熊廷弼星夜前來之旨其
促臣之來不為不急矣臣聞報之日仰體憂懐俯憫危
狀不顧妻子不謀友朋束裝五日而即就道日行三百
餘里雖熱毒遍體而不敢言病其趨封疆之難亦不為
不急矣但以人臣未有無憑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
小小差遣且給敕書勘合以便行事况軍國重情不藉
王言為重何以感動人心而激勵士氣不藉關防示信

何以往來奏報而上下行移所以必候領得而後可去前日具疏恭請未蒙批發迴與前月兩次嚴旨緩急不侔一似以臣為可有可無之官而不必設宣慰為可行可止之事而不必往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宣慰斷斷乎未可中止也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敵良民赤子也無罪無辜而驅死於一年之内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全營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弟

死其兄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號而皇上忍不為死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散之日遼瀋數城放聲大哭惟各抱頭攜手收拾包裹待敵至而去耳幸敵未至而䰟魄雖收頭顱猶寄朝人暮鬼誰卜所終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而皇上忍不為生者惻惻心動乎皇上此時即不下罪已之詔悔制馭之失策痛自刻責以上回天心下挽人意而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

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抆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憐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而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感慨捐糜圖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貲以佐軍出死力以禦敵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而潰不可收於一旦也皇上何吝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而慰此一方之人耶且前者兩

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之急中外見之誰不誦皇上
任人之專壯微臣赴義之勇乃徒以領敕之故稽留於
此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或謂臣畏往遼有規避之
私或謂臣候新推有觀望之意而臣不將與全軀保妻
子之臣沾沾于一官者同類而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為
重臣命為輕灑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
惟願皇上早賜頒給勒限出關刻期報命遄往遄來俾
遼人感泣咸知德意遠過河東之詔而臣願畢矣臣責

畢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候命之至　疏入留中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　萬厯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為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為河東根柢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青陽棄矣慶雲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蒲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城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未甸新甸𩞯陽孤山鹻

場一堵牆洒馬吉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威遠鎮北等處城堡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為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敵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

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器械而所調各鎮兵馬又多不來間有到者亦聞戰驚散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為當棄乎當復乎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敵國東西之交絶北關覰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

之用臣猶恐敗氣難復覆水難收敵鋭難當敵交難斷
四顧躊躇無一措手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又如之
何哉臣昨隨諸臣會議於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為
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議處兵處
餉或調或募或近或遠或借或括而又皆或默或爭迄
無成議即如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
聲勢以定人心又且議徴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
彼空匱左牽右掣尚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不過為

國家慷慨粉飾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辦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處云爾是豈真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以保遼鎮保京師而保宗社者哉且今日之禍皆前日明白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勢所必至臣請再為皇上明言之夫前日敵勢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僅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逼柬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寛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

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寬甸再建城設將於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格之猶可幸也自大軍三路敗沒而敵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敗始交合西部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即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之而內患除矣彼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瀋陽而不攻我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

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合兵于西向無寛餘之糧而今且因糧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與鄰近各部落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營所得春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從彼以攻我試觀前此塘報敵攻開原而西部五營即率三十騎搶慶雲又率五萬騎至廣寧索賞是西部明明已皆為所用矣而遼瀋可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

保也如彼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昌薊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宣大趨兩關以牽綴我使不敢出京城一步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且十年之前禍機隱微臣已策之而無遺豈今日之後事勢明白臣又料之而不驗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為欺為誑試檢臣疏牘一一覆覈有一字

涉欺誑者耶即中外諸臣凡有章疏皇上一切疑為欺誑置之弗聽徒視敵緩以為緩敵急以為急而今日併敵急亦不以為急也諸臣惟各感慨欷歔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皇上自理而相率苟且支吾為悠悠待盡之計而已往昔皇上與中外諸臣交誣以致今日亦已極矣今日若能早為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猶幸一隙之暇可圖恢復之舉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

中隔使兵户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争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搜括催觧等項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措處而無一套應則兵餉諸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據不可為而顧猶悠悠忽忽漫無所致緩急於其間豈真待遼鎮盡失西攻昌薊東入山海天津一帶而後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諸臣始肯破例破套為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斯時也臣之肉固不足

食而中外諸臣之誤皇上與皇上之自誤亦何以妥陵廟安宗社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活性命本無仕進之志忽蒙皇上起臣大理宣慰臣念國家事重不得不星馳而來不意諸臣竟用部院職銜授臣經略處臣以非分之榮加臣以絶筋之任臣實不堪比欲具辭而相知諸臣皆以大義責臣中止臣往矣臣已移書訣絶妻兒寄謝親友拚此七尺之軀為皇上勠力封疆置利害死生於度外矣惟是兵餉有無遲速

實係遼鎮存亡京師安危之急務乞皇上省覽臣疏亟敕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如不當棄便須急為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勒限齊備毋缺少以宭臣用毋遷延以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交擔於臣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以致誤臣誤遼誤國而併誤諸臣之身家則宗社幸甚諸臣幸甚臣愚亦幸甚　疏上得旨恢復開原乃禦敵安邊急務應用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著各該衙門火速處辦

刻期齊備毋得藉口缺之將帥以下不用命者先斬後
奏著星夜前去用心經理以副朝廷委任至意該部知
道

陳戰守大略疏萬歷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今日禦敵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戰一曰固
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懿路蒲河未逃法當
亟復開原全我形勢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
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合兵併力以戰

為先著何也戰固無俟於復也顧以此時漫談進戰之

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為穩著何也守

正所以為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敵統全衆駐

新寨日壓撫順闗而窺我遼瀋我猶守在一面今冰堅

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䥫村屯以窺海葢或順鴨綠江

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

敵出愈寛我守愈遠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須臣親至

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箅敵之出路即可為我之入路者

有四在東南路為靉陽南路為清河西路為撫順北路為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為今日防守他日進戰之備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為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敵對壘則前鋒先出中軍繼之左右助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為一分合奇正以為一面如敵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各出奇兵東南路悉力以佐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

路各出奇兵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在義州半屯鎮江夾鴨綠而守如敵向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以綴之敵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應之使各路總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寛甸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

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為遊徼以一路率所部直入敵境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且戰且却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然後相機進戰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綴而陰併一路此多方以圖進取之大略也兵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

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遼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今者敵勢強盛已併有兩關及海東諸國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今議用兵十

八萬馬九萬匹而現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名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惟有名募徵調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取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兩内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個月青草不計外計八個月該二

十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般費幾何車牛人工船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戸部往者清撫開鐵懿路蒲河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為家業廣寧為轉輸今遼陽為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為家業山海關為轉輸凡兵馬糧餉器械馬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挑選甚

有授意邊堡故将瘦弱塞責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换補外其以後調将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也度我兵五而當敵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罷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今敵兵有衆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内物力不得不減省籌畫若此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戰敵主我客于法尤應加倍閲臣姚宗文疏欲兵部于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為訓練策應之用

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惟聖明裁斷

疏上得旨這所奏審度形勢及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所用兵馬糧餉著該部多方措處毋致缺乏督撫職任封疆務同心協力以圖共濟鎮道將領等官都要實心任事料理兵食戰守之計毋得因循推避有誤軍機各省鎮應調兵將著作速遣發仍挑選精銳不許以瘦弱搪塞熊廷弼著益用心經理副朕倚任之意

請勒限發兵疏　萬歷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皇上者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援兵到遼陽者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名募新兵逃兵之虛數及見樞臣黃嘉善辯疏開列遼東現在新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紙上之虛數而臣第出一揭以駁之不敢復瀆聖聽惟是事到于今冬寒已過春暖已來時候已逼事勢已蹙有不得不為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

于樞臣而望其受臣之言以實數相應者當去年八九月間開鐵連陷北關繼亡遼陽已危在旦夕顧臣時初到猶得張大虛聲多方揺惑以冀敵疑不輕出今日久情見凡我兵之逃亡馬匹之倒死糧草之缺乏出關援兵之有無西來市馬之瘦損某營某處之孱弱某城某方之低塌一一皆被間諜報知又敵兩入開鐵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敢出益窺我無能為而前用之法窮矣據諜報口辭及朝鮮逃回兩將所言皆云敵于二三

月間合兵進攻歷歷有憑而遼陽危不可言矣遼陽各兵除河西兵馬盡數發與總兵李光榮防禦西部外其年來名募遼兵雖數近三萬竟不可以兵名真保宣薊及南浙兵之殘者亦不可以兵名川兵毛兵僅能穿山透林非平原衝戰之用惟總兵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各領馬步設防要害而國柱懷信管下皆陸續烏合之援兵世賢管下多名回逃陣之殘卒俱見敵立足不住世賢嘗私稟臣云我部下各兵説動東敵便面黄無人

色每張開頭敵向前而後隊便退走如中固懿路兩番光景實是心寒惟賴手下數百親丁勉強支抵如何能當大敵其他總兵併親丁亦不可得雖在虎皮驛三塊石地方設防皆明知寡弱抵敵不住但畏軍令不敢言不如且回遼陽依城據守為穩臣于諸總兵中更恃世賢今其言若此使臣心膽俱碎顧又恐無故撤回益示弱以速敵至且徑棄瀋蒲而不顧遼陽益失犄角而無兵護耕種百數十里田土皆拋棄糧草益無所出猶力

持之不聽乃各道屢以為言即閱臣姚宗文亦勸臣聽許回城第以一總兵時常更番往彼防守葢亦深知遼城現兵必不能乘城固守三帥各兵必不能拒險當敵而為此根本之慮者也臣不得已聽其更番回城操練如前議而頓違臣初心初計矣去秋併瀋歸遼本望多發援兵今春得再守瀋故置三總兵于適中處為南顧北窺之計而今已矣敵如攻瀋蒲我必不能救也本望撥兵守清河寛甸防敵南來而今已矣敵如搶村屯窺

南衛我不必能救也本望撥兵守鎮江為朝鮮聲援而今又已矣敵如攻鎮江攻朝鮮我必不能救也何也三總兵現于虎皮驛一帶列三大營以待敵尚懼不能抵敵意欲回城況遠而奔救瀋蒲再遠而奔救清霰再遠而奔救鎮江朝鮮此臣斷斷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凡此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應受虛誑之名而臣亦不應受失誤之罪勿謂臣不先言也為今之計不亟徵多兵遣援則遼必不守不責成各省鎮則必不肯遣

援不先責戍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鎮情面而援兵終無到時臣嘗見兵部調兵不論其鎮之兵多兵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廢將之或存或亡一概填書入疏某家土兵一千某將家丁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合兵幾萬皇上閱之豈不强盛可觀而不知此紙上之兵也今宜確查某鎮某家有兵若干某將現存家丁若干某將贖罪能納馬若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一人一騎以誤軍機則省鎮不得推

辭而各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次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即給錢糧補軍補馬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為觧補以致各省鎮畏其欺誑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面調兵使各省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汛地以滋他虞如兵部無此錢糧當力與戶部各衙門爭討以應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各省鎮留兵留將又或報其家無兵其將物故兵部即置之高閣而竟不肯執覆以

責其必發又如調各土兵纔被人駁即拱手而謝曰聽地方官斟酌只斟酌二字即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各留不遣及逗遛不行者疏到即覆以如數必發為主此其當責成者三又嘗見部請欽限日某鎮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雖定而兵部已先忘之矣何况各省鎮何曾見處一承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定限日期必不可遲誤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

驁難御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今土狼毛浙各步兵僅可用于寬靉清河山險之地而緊對山寨如撫順三岔兒一帶平坡漫嶺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若見土毛各兵易調則任意調之而西北邊兵顧皆為督撫所阻而不敢多調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狼毛浙兵五六萬但足山險之用外餘當悉調西北邊兵之勁者以便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未到者近今增調者明白開列務足臣議十八萬之數

而一一酌量遠近定之以欽限仍乞天語諄諭樞臣曰前者三路失事之後假有援兵援濟出關張揚聲勢或冀敵不再出攻開鐵乃坐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既已被敵窺破連陷重城姑令待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不依限致有失陷兩罪並發定有祖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攷成兵部者也兵部既查有其鎮其家其將兵馬應調確數矣又為處給錢糧補募軍馬及各丁安家矣如此而猶吝執不遣逗遛不前者

此各省鎮之罪也如甘固援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誰不對臣言祁魯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鎮乃疏稱其無兵不肯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皇上顧憂誰念宮寢宗廟震驚不寧併乞天語諄諭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若遼東不守禍逼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若更難倘有調發派數不依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祖宗朝處治督撫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攻成各省鎮者也兵部如數以調矣各省鎮又如數以

發矣而軍不精鋭馬不壯大罷甲不堅利兵部但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鎮但滿發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又紙上之兵也冒虚名而受實禍年來遼東受累海内受累全在于此若不于山海關上逐一點驗出關何所稽攷何所責成伏乞皇上特遣科臣之有風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者一員駐劄關上隨到隨驗凡不如數者參不依期者參兵馬孱弱罷甲朽鈍者參仍即發回立限换補如有容縱出關而臣復點驗不堪

者臣即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臣之所謂當亟遣科臣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雖核徵調之實嚴攷成之法若必待攷成各省鎮然後來援而遼已去矣頃聞薊西部落已經受款自應移緩就急依近調援查得寧夏固原甘肅延綏等處游擊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現在薊鎮駐防應急調出關救援至于各省鎮兵之調在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人臣不知是何方兵士盡否堪戰亦當查其悍猛中用者如越劾忠許定國丁

呂試等所領各兵之類速發至遼應用又有原係援遼兵數而近為兵部曲徇天寒之請留派内地過冬者一併發遣亟催出關以上各項通限二月初十盡到遼陽違者以承調失期論蓋保遼陽無事薊鎮與京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正不必堅持神京為重之説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所為重也此又今日之第一救急著也伏惟皇上亟賜裁斷施行　疏入得旨援兵屢奉明旨通未著實遵行尚致失誤該部與省鎮各

官豈能辭責今情形益迫救援難緩所請兵馬著如數調發勒限赴遼再有遲誤著以玫成之法聽該科不時查參同罪不貸應遣科臣便作速議覆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 萬厯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以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兵責成兵部部臣黄嘉善揭辯謂臣介介于部中争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此淺之乎視臣者可置勿論但謂免進數言欲臣收拾人心聯屬將士臣乃因是以娓娓相譏而自認為知罪

是謂以收拾人心聯屬將士兩語獲罪于臣也是必勸臣以勿收拾勿聯屬而後可無罪也臣即粗戾何遽不曉人意一至此頃臣閲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是謂臣欠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核足以召怨致亂將來遼亡非兵力不足之故嘉善得推諉謝過是否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而惟是臣于今日行事實過嚴實有不能自諱者葢遼東向來文驕恣而武貪懦下懶傲而上縱徇全被一寛字所壞一事不作而冀人悅已

安静一法不行而冀人感已仁慈一人不處而冀人誦已寛大本市徳避怨而藉口收拾皆庇貪容懦而托詞聨屬大家相嚅相沫只圖作人情了套數誰肯認真上緊為地方幹事而茍有一認真上緊者出又從而忌之詆之運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以致今日事事壊處處壊將一完全遼東失陷一半而今尚可不認真不上緊悠忽遷延再將此一半失陷以為皇上宗社憂乎

鈌兵將甚急催兵部徵調而漫不著意之糧餉甚急催

户部處辦而漫不著意兵弱馬羸甚急催各省鎮揀發精壯而漫不著意猶謂地遠情疏不管他人死活至地方官火已燎眉刀已在頸宜何如其急急者乃敵方收糧運窖而我却悠悠于轉輸敵方開局治械而我却悠悠于打造敵方空壕樹柵而我却悠悠于守具敵方秣馬礪刀而我却悠悠于餼養操練事事讓敵人人畏敵顧日日兀坐以待敵每一事公移私劄千言萬語且任飄風過耳而臣催安得不急詞語安得不厲此其嚴嚴

在急公有募兵倚部道之庇而違將官約束者有採草斫木而抗令擅回者有拐馬成羣脱逃者有棍弁强徒濁亂營伍者有衙蠹索錢沈壓合營馬匹至兩月不與草料者以至剝軍倒馬玩法誤事之類臣知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其嚴嚴在執法即地方官弗諒臣爲急公而嗔其太逼弗諒臣爲執法而怨其無情因而觖望動咸牴牾者而臣不顧也即因而别立議論如斬將而謂其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滲遼城堆

冰而謂軍滸死之類以阻惑衆心而臣不顧也即因而對面弗言而私禀各院地方弗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伸己說彰臣謬而臣亦弗顧也何也恃有皇上獨知于其上閣部諸臣協助于其下也乃部臣亦為此說以佐之而臣復何恃哉自去冬以來相知寄書無不以閑霹威嚴虛納道將為言臣駭詢其故始知有謂臣于各道講禮吒使簷下站立者謂臣性氣不好不容人說話者而不知其為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注部臣補服見于簷

上道鎮素服見于簷下一路皆然獨分守道簷上相見臣恐禮自臣壞待茶時從容語之見其辭色俱厲遂止及該道行後各道鎮不安仍請改正如儀注其情節原是如此而傳聞如彼何怪部臣引部中爭禮之說互相印證若謂臣性氣不容人說不審是與臣細心商量戰何以勝守何以固兵馬何以練器械何以修糧草何以運車牛何以辦而臣拒不容耶抑亦一事不作但以强詞支抵而不容其説也今臣于部道鎮將固懽然相得

也操急縱舍顛倒互用而實非專主于嚴也今坐定一嚴字以生現在者之心而且使四方調補者皆疑畏不敢進臣即欲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以收拾而聯屬之亦何可得去秋遼陽朝不保夕臣為皇上竭力死守今已半年無事臣雖不敢言勞然亦未嘗有罪今臣急公而人以私抗臣執法而人以情撓臣言敵難支而人云無妨臣言兵要多而人云將彀臣言兵將尚難用而人云兵精將勇總謂臣不能寛容而善用之使惡嚴樂寛

者皆喜其說而叢怨于臣之一身不但他日敵來臣之法令決不能行于諸將而中間借事揺動暗相鼓煽且更有不忍言者臣本不敢言斥而人情事勢相迫而來不得不趁今日一控訴于皇上以求罷斥别選賢能早來收拾聯屬毋徒以臣實部臣之言而重殘遼之後禍臣素善飯自去秋帶病出關猶日食數盌馬上挽强左右顧射今纔數月耳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心神怔忡眼目昏眩鬚眉頓白肌肉全消誠不料一强壯之身

一旦銷減至于此醫官董一中謂臣過憂過勞過惱過

鬱臣性命不足惜實恐誤皇上封疆事初五日部道鎮

皆勸臣善攝臣撫膺自傷不覺對之泣數行下嗟乎此

病此若誰有憐臣諒臣者惟天地祖宗與皇上鑒此心

耳臣無任哭懇天恩急迫待命之至　疏上得旨遼事

敗壞皆地方官玩愒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復封疆

朕深切倚賴今情形甚急豈經略釋肩之時自棄前功

著益殫忠任事與諸臣協心共濟毋為人言所阻該部

知道

請救臺臣查勘遼事疏 泰昌元年 熊廷弼

臣謹奏伏惟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伏臣手保全至今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其罪頃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無罪一任橫詆但謂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他人從何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何修德豫伏一

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敗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莫卜所往而今且依然冠履雍容公私燕燕語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懿路蒲河空城而逃無論已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脫去為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捆載麕至塞巷填衢不減五都之市矣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

不可守而謀欲先去敵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且内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即瀋陽奉集堡向為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以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無牛無夫運糧自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隻車二萬餘輛晝夜趲運而軍中始漸有糧草三路失事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庫局甲伏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鎮匠役晝夜改造又增造大礮數千位槍礮一二萬計而軍

中始漸有羆械採桑削幹買角易筋調延大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漸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餘輛每車安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火人火鑵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中漸有攻守之具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卒數十人而兵知戢不時捆責不餧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衣有賞馬棚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奬

以花幣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結局以歸鄉里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纔是破壞臣從無可下手處下手收拾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為他人下手張本何須為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槖中金也金從何入謂臣內侍與援也而臣生平孤行一意謂臣聞敵來而肝膽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巡寛甸擐甲衝敵圍援瀋陽者獨何人斯修德有耳目有心肝終當自曉不待臣言惟是臣以

積勞積鬱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衂血吐血大泄大痢虛危沈篤七月初始連疏請告非因人言也即從瀋歸病發再告而時亦未聞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八九月今年四五月凶辰險日臣已撐過此後局勢已定無奈內有二豎入臣膏肓外有諸臣唾臣顏面扼臣喉吭掣臣手足百般弄臣死不得死生不得生雖欲不負先帝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賍竄去則賍竄之耳何必矢口詈人遽傷雅道頃臣遺姚

宗文書曰朝廷以一塊殘破疆土付弼而為之保全以無虧弼以一副完全身子報朝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遼已之亡而致存弼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實共憐鑒即為衆口所銷鑠而一段勞苦公案有遼山遼水在此實録也無端結黨傾陷抹殺臣勞欲臣蒙罪而去輔臣票擬定為衆口所挾惟乞皇上電斷將臣罷斥即敕臺臣張修德馮三元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為他人代受其過病

臣幸甚　疏上得旨熊廷弼先以病告隨以會議著回籍聽勘其所奏事情候勘自明不必再辯該部知道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五